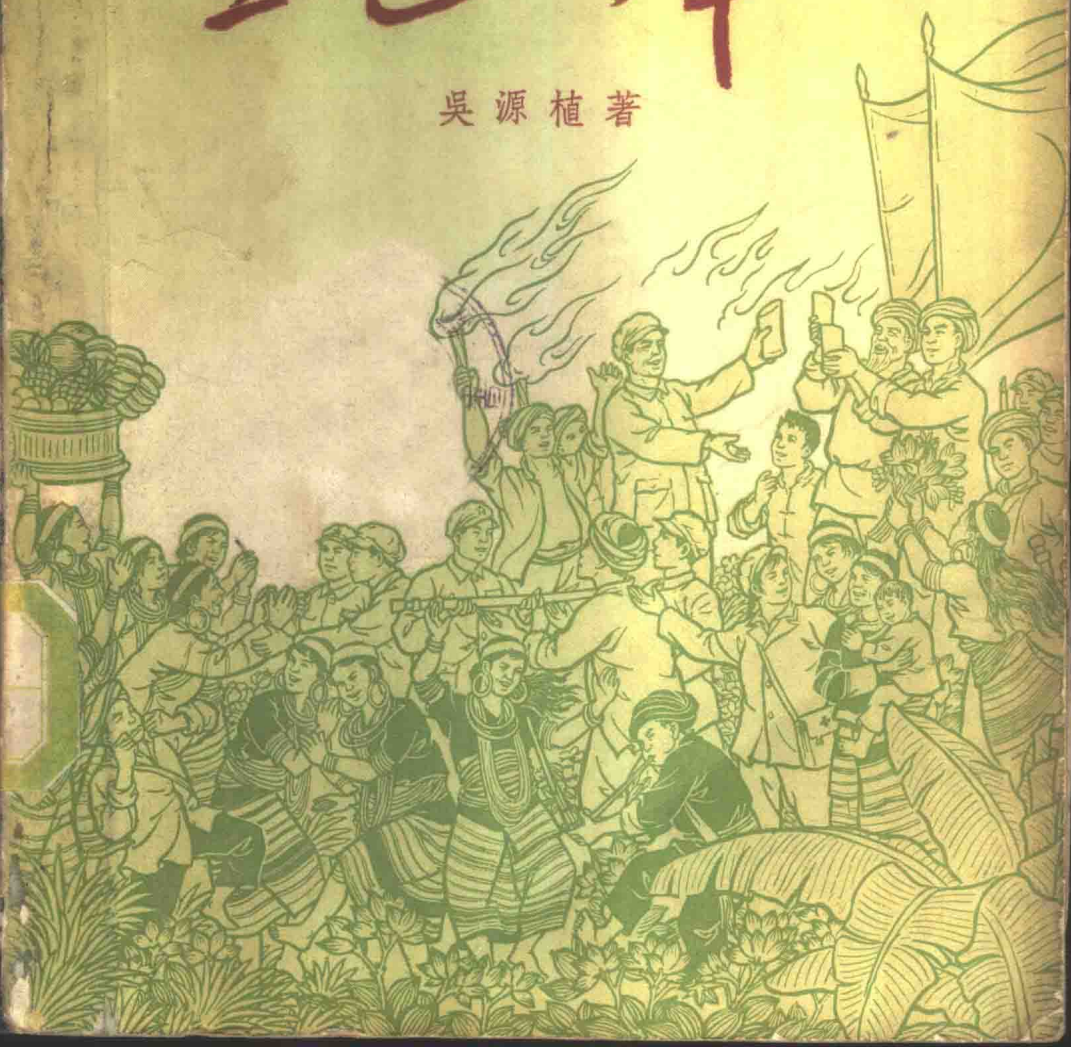


金色的羣山

吳源植 著



1315
434

金色的羣山

吳源植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1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1951年夏天，黨派遣一支武裝民族工作隊，深入雲南邊境山叢層疊、密林遮天的佤低山區，進行發動群眾的工作。這本小說的故事，便是圍繞駐在楊散部落中一個工作小組的活動而展開的。

當時，暗藏在部落中的國民黨特務王定彪，幕後操縱奴隸主甲拉森利用過去遺留下的民族隔閡、迷信思想，千方百計煽動群眾的民族情緒，欺騙和脅迫群眾反對我們，甚至勾引境外殘匪進行武裝騷擾。鬥爭很複雜、很激烈，但我工作組在黨的領導下，沉着地熄滅了一場場凶險的風暴，揭露了特務的面貌，粉碎了殘匪的進攻，提高了群眾的覺悟。

小說較有特色地刻劃了幾個佤低人的形象，如淳樸豪爽的艾桑，粗獷固執的石強，溫順善良的拉柳和泼辣的娜春，以及飽經苦難的加加老人。通過對他們的描繪，有力地體現了我們黨的民族政策的正確和偉大。小說又着重刻劃出工作隊書記和組長張勇的深謀遠慮、鬥爭策略上的主動性和靈活性，以及工作組年輕成員們在艱苦環境下的鍛煉、改造和成長。同時，小說也生動地描繪了佤低山區雄偉、壯麗的自然風貌，以及佤低族人民的风俗習慣，為我們展示了一幅新鮮、生動、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的生活畫面。

金 色 的 群 山

吳 源 植 著

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850×1168 1/32 10 1/4 印張

1961年2月北京第1版 196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0,000 定價(4)0.86元

第一章

一

在我們伟大祖国的西南边陲——云南省西盟瓦族自治县境内，有一群气势雄伟的高山，名叫佤山。那儿有峻峭的山崖、无边的森林；也有寬闊的山谷、肥沃的土地；无数条江河，长流不息。

在这群山怀抱之中，散布着許多星座似的佤部落。千千万万的佤人，自古以来，就以自己的勤劳、勇敢、智慧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。

楊散部落是周围部落中最大的一个，横臥在一脉数千公尺高的山腰里。它座北朝南，背依高山，面对辽阔的山谷。特別引人注目的，是东寨口那两株高大的菩提树，它們那繁盛得就象华盖一样的枝叶，都快长得连接起来了。

山是云的家乡，古老的佤山是多云的地方。有时，白云填满了山谷，淹沒了山林，于是，楊散部落好象浮在云层上边。

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个深夜，整个佤山象一个熟睡了的巨人躺在那里，只有上空的星星閃耀着。

这时，楊散部落里的一幢板房中，不断地传出一陣陣鞭子的响声和粗暴的咒罵声。一群从睡梦中被惊醒的“娃子”①們，怀着关

切的心情，悄声慢步地走到房前。年龄大一点的“娃子”，还敢把眼对着板缝向里张望，好看个究竟，年小的“娃子”們，一到木板墙跟前，就吓的两腿哆嗦，浑身冒汗了。

这是一間长方形的寬敞的板房，被长年烟火熏得发黑的四壁，留着成千上万的斧印^①。上下两方，摆着一排排的牛头骷髅；眼洞烏黑可怕，两支长角翘着。主人認為这些骨骼是炫耀自己最好的财产，为了摆置它們，几乎占去了大半間房子。右上方是一张由几块木板拼凑而成的矮床，这床矮得出奇，只有几寸高，上面鋪着下等的英国呢毯、紅花被子。在几乎没有披盖的什佻山区來說，这种摆設，就象宮殿一样华丽了。

火床中吐着几絲火苗。不大明亮的火光，为这間房子的四壁，涂上了一层銅锈似的顏色。房內的中柱上，挂着一个象框，里面嵌着一个什佻老人的画像。老人的脑袋上纏着紅头巾，身材瘦小，眼光狠毒，手握刀把，虎視眈眈地看着前面。

离床头不远，一只粗糙的矮腿木椅上，坐着一个同样瘦小的中年人，他的額头象頑石般突出来，嘴角鼻梁間的綫条异常粗深，如果没有那对轉动的小眼珠，和搐动的脸肌，真会让人認為，坐在椅子上面的不是活人，而是一块岩石。这人便是楊散部落中最大的珠米^②——甲拉森。他有一种习性，从来不允許“娃子”們有片刻的安靜和露出一點笑容，常以毒打来残酷地折磨“娃子”，泄愁解悶，寻欢作乐。

这会儿，在他那終年不見阳光的惨白的手中，捏着一根黑长的牛皮鞭子。一个头发蓬乱的什佻孩子，双膝跪在地上，胸背露着。

① 即奴隶。

② 在旧社会，什佻山的木板，是以斧子砍出来的。

③ 什佻話譯音，剝削者之意，即为奴隶主。

皮肤黑而粗糙，布满了血紅的鞭痕，下身只系着一块白布。他两眼恐惧地注視着甲拉森手中的皮鞭。

“艾布月，你跪好，把头抬起来！”甲拉森大声吆喝，鞭梢“吧嗒”一声，落到孩子的背上，随即又添了一条紅痕。

“你要記住，你是我的‘娃子’，这是神鬼的意思，你要不好好干，就会被雷劈死，被山崖压扁，被乱刀斩烂！听到了沒有？！”

“听到了！”艾布月掉着眼泪，声音颤抖。

“那怎么不喂飽我的羊儿？至少有三十只的肚子沒有鼓起来。是那个該死的老加加找你去了，还是你找他去了？我早就告訴过你，你已經不是他的孙子，你为什么还要去見他？唔？”

孩子顫动着嘴唇，眼中飽含泪花，只是說不出話来。

鞭子又呼嘯着象雨点般落到孩子的身上。

主人的額上冒汗了，手腕也发酸了，皮鞭才无力地垂在地上。但紅里透紫的鞭痕，已象毒蛇一样纏滿了孩子全身。

甲拉森旁边立着一个身穿什瓦衣服，体态肥胖而臃肿的人。他一直冷冷地欣賞着這場鞭打，見主人已經累得擦汗，看了一眼在楼板上痛得翻滾的小“娃子”，呲牙獠笑了一陣，說：“起来起来，誰容許你这样的？羊沒喂飽，这是一錯；去見老加加，錯上加錯。神鬼把你圈到长爷名下，你生是他家的‘娃子’，死了也是他家的鬼。”

艾布月看了胖子一眼，打了一个寒噤。这人是甲拉森的管家，名叫岩王。他的心眼儿象狐狸一样，甲拉森凡事都要找他計議，一切坏主意都是从他心中鑽出来的。他的鼻子就象老鷗的啄子，那对眼睛就象是野猫的眼睛。这会儿，誰能知道他心里又在出什么鬼主意？！

“还不快去把羊儿喂飽！”岩王把艾布月朝黑黑的門洞外推去。

“狗东西！要是你再去見老加加，我要搞碎你的骨头！”甲拉森

的声音从門洞里追了出来。

艾布月下了板楼，抱着同伙便哭起来。大点的“娃子”輕声地咒罵甲拉森，用烟叶子为艾布月擦了下伤口，把羊从栏里赶出来，送他上了路。

艾布月走后，甲拉森揉着酸痛的手腕，长叹了一口气，眼光落到象框上面。

这是甲拉森早已入土的父亲，临死之前曾說：“甲拉森，就是作佻山所有的山峰都塌了，我們的家业也要留下去。”甲拉森的确费尽了心血，使他家的谷仓由一座变成两对。六七年前，他听了管家岩王的話，还把唯一的儿子岩火龙，送到东北面遙远的山那边去，满心期望儿子回来以后，将成为作佻山中独一无二的人物，使他的家业，更象銅鑄鋼塑一样地牢固。

不过，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理想来发展。他听说山那边发生了战争，儿子落到共产党手里去了！岩王还告訴他：共产党是一些可怕的汉人。更使他吃惊的是，作佻山在昨天已經出现了这些共产党汉人！这就是他近日以来，感到特別不痛快的原因。

“长爷，你累了吧？是不是要喝杯酒解解渴？”

甲拉森摇摇头：“不要，你坐下！”

岩王带着做作的笑容，在床上坐下来。說起作佻人的床，是不讓二家人坐的，可是岩王却不受这个限制，因为他为甲拉森創家立业出了一臂之力。甲拉森为了岩王过去的功績和現在的忠实，对他就象是自家人一样，还經常对人說：“岩王是我一堵靠背的山崖。”

“天又要下雨了嗎？我的骨节又痛起来了。”

“长爷，外面满天星斗。老天保佑，祭祭鬼就会好的！”岩王弯下

腰把那根带血的鞭子拾起来，挂到壁上。

“你真会说！”甲拉森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银盒，打里面撮了点掺和着槟榔的烟叶，放到口中咀嚼，“岩王，你再说说，共产党有什么迷人的经符？”

凡是重要的事情，甲拉森总要人一遍又一遍的说，象反复咀嚼嘴中的烟叶一样。

“他们认为：天下什么东西都会变……”

“山会变，星星也会变吗？”

“他们是这样想的！”岩王点头。

“这太不象话了！”

“他们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边：一边是穷人，就是那些向长爷借过谷子的人，连‘娃子’们也在内；另一边是有钱的人，就象长爷您这种人。共产党要穷人都起来反对有钱人，也就是要扬散部落里的穷人，都起来反对长爷，欠你的粮食不还，还要把你的财产拿去分光。”

“这些符咒太可怕了。”

岩王捻着右腮一颗大黑痣上的长毛，得意地说：“他们的符咒魔力很大，能使人六亲不认，比如说，儿子不认父亲。”

甲拉森听着这句话，“虎拉”一声站了起来，把楼板踩得“支巴，支巴”直响。

岩王的心里立刻为自己三言两语打中了对方的要害，触着了对方的痛处而得意，但又怕甲拉森被吓倒，便改口道：“长爷，你放心，神鬼会保佑你。共产党再厉害，只要想办法对付他们，也不那么可怕。岩火龙的心永远是向着你的。”

甲拉森的心境踏实了一些，但仍感到自己无可奈何，他乞求似地向岩王说道：“往后的事就全靠你指点了。”

岩王見他已經把甲拉森徹底握在手中，一面高興得眉飛色舞，一面更裝作卑微謙躬地向甲拉森點頭哈腰，連聲說：“蒙長爺重看，在下一定效勞，一定效勞！”

他向前靠近一步，小聲地对甲拉森說：“老‘么巴’^①來過好幾次了，他說今年能以一顆人頭來祭鬼，保管長爺事事如意，半開和谷子會象終年不斷的河水，流到長爺家里來。……加加老鬼一家和長爺仇怨太深，小老虎長大了也是個禍害，不如來個斬草除根，將艾布月宰了祭鬼，一舉兩得。”

甲拉森略略沉思一陣，點了點頭。

“長爺，祭鬼就這樣確定了，明天我去告訴老‘么巴’，等事成之後，賞他兩只羊。”

院子裡的狗突然咬起來，甲拉森的臉上閃過一陣疑慮的表情。岩王站起來，做了一個請示的手勢，見甲拉森點了點頭，便弓着腰跨過樓門出去了。

沒有多久，岩王又重新出現在門口，笑着說：“長爺，有人要見你！”

話音剛落，從他身後鑽出好幾個商人，有的戴着禮帽，有的披着毯子，有的穿着黑得發亮的套鞋。這些，在山區來說，都是十分希罕的東西。商人們走上前來，躬腰站着。

甲拉森臉色變得威嚴起來：

“怎麼，你們的馱子還沒有裝滿、肚子還沒有填飽嗎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這些我們都托長爺的福。”

“那麼，有什麼事呢？”

一個三根筋挑着脖子的商人站出來說：“長爺，近幾天，在侏儸

① 巫神之類的人。

山这片圣洁的土地上，出現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，他們既沒有敬长爷的礼物，也沒有請我們吃喝一頓打个招呼，馬馬虎虎的就打算做起生意来了！长爷為我們出点主意吧！……”商人們七嘴八舌地唧噥着。

甲拉森和岩王咬了一陣耳朵，岩王道：“长爷說，一切按照你們的意思办！”他的手腕子在空中笨拙地摆了摆，“在这方面，你們的主意是很多的！”

商人們恍然大悟，喜形于色，“嘰嘰咕咕”的交談了一会意見，又哈腰点头說：“謝謝长爷，我們这就要走，日后长爷有什么事情，尽管吩咐好了。”

岩王把商人們送出了甲拉森的板樓。走在最后的一个商人从毡子下面取出一个用草包着的方形匣子，迅速地交給岩王，油滑地說：“这是給你捎来的新‘礼物’，往后你很用得着。”他捏捏岩王的膀子，“‘季节’开始变了，你該換換不同的‘衣服’。”

“謝謝你！再見了！”岩王輕声地回答。

寨子里的狗咬了一陣，便不声不响地鑽到角落里睡覺去了。

夜，深了。

艾布月赶着羊群，出了楊散部落，順着蜿蜒的山道，向南面的山谷中走去。

羊儿从肮脏、潮湿和狭小的羊栏中，一下来到这自由天地，心情分外愉快，撒开腿便奔向有水草的地方。这下可苦了艾布月，他不得不跟着羊群奔跑，渾身的鞭痕，經汗水一浸，就象抹上了盐巴，痛得鑽心入骨，眼泪就象簷前的滴水，成串儿落到他走过的土地上。

突然，艾布月在羊群前面把鞭子一甩，羊群停住了，一只只低着头，豎起耳朵，四处张望着。从附近的山林里，飘来一陣淒涼的

歌声，还伴随着微弱的琴声。这声音多么亲切！艾布月从小起听过何止千百遍！

艾布月随着歌声向山林里搜寻，见西边半山腰里露出一星火光，在微弱地跳动着。艾布月象远狩的猎人，瞧见了家里的炊烟一样，熬着疼痛，擦干眼泪，挥鞭赶着羊群，向那点火光奔去。

虽然正是夏天，山区的晚上仍然带有寒意。山林象叶子上的脉絡一样，顺着山峰之间的沟壑向前延伸。在深深的山谷中，高山挡住了寒风，山林保住了白日阳光留下的余温，可是穷苦的侏僦人，离了火还是不能生活。

火光在四周的草梢、枯藤、古树上跳动，光圈里坐着一个六七十岁的侏僦老人，和一个十四五岁的侏僦少年；光圈外面，便是那无边的黑夜了。

老人的眼光明利而善良，枯瘦的脸上满是刀刻似的皱纹，满脸是蓬乱的粗黑短须。他的脸容愁苦，动作缓慢，身上似乎还有某种难言的病痛。多少年来，生活的创伤和痛苦，就象那枯树上凝固了的树脂一样，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。

“刚才打的吗？”看到小孙子身上的条条鞭痕，痛到老人的心里去了。

“刚才！”

“恶鬼又缠住了他们？”

“他说我没喂饱羊，也不应该来见你。这几天，岩王和老‘么巴’也常常骂我，动不动就打人……”

“老‘么巴’也来了？他来干什么？”老人震惊了一下，忙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啊！”老人望着乌黑的夜空，若有所思，以祈祷的口气念道，

“老天保佑，灾难不要落到我艾布月的头上！”

孩子不解地望着祖父。

老人把孙子搂到怀里，摸着他那粗糙的满是伤痕的身体，轻轻喊着：“我的艾布月！”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。

“爷爷，你怎么啦？！”孩子用巴掌为祖父擦眼泪。

老人噙着泪说：“艾布月，我对不起你那死去的父母！”

孩子猛然把埋在老人怀里的头抬起来：“爷爷，快告诉我，我的爹妈到底是誰？这么多年，他们到哪里去了？”

从懂事的那年起，祖父编了个神话般的故事，安慰他说：“在一个大雷雨的天气，我出去打猎时，从一个树洞里把你拾回来，用羊奶把你喂大……。”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艾布月已经不相信树洞里会生出孩子。平常，他赶着羊群在路上走的时候，遇到一个侏儸汉子或妇女，就希望他们突然跑过来，叫他一声：“儿子！”艾布月是多么渴望有个爹妈啊！他那受尽折磨、伤痕累累的幼小的心灵，是多么需要母爱的抚慰啊！甚至有时看到小羊吃奶，也会淌下眼泪来。

平日这一切，老祖父又何尝没有看在眼里！他把孩子搂到怀里说：“艾布月，你大了，懂事了，一切都该告诉你了！……十几年前，我们部落里有一个侏儸汉子，名叫阿郎强。他是一个能干的汉子，可是他的家里很穷，只有一幢破旧的草房。

“阿郎强日夜为侏儸人操心，他想：我们成年劳累，怎么会穷呢？这年夏天，他把自己两条牛剥了①，请来了客人。在剥牛会上，他问大家：我们侏儸人为什么会穷？大家一听，都扯了起来，全认为是神鬼没有保佑自己。

① 剥牛是侏儸人祭鬼宴客的一种方式。

“可阿郎強說：‘我們世代代，祭了多少鷄、牛、豬、羊，神鬼該保佑的都保佑了。我看這要怪那些漢官，從外國來的商人。我們侬山好比一條大水牛，他們象是一窩窩的螞蝗，吃飽了爬回去，餓了又爬來。我們的血快要干了，得趕走他們！’

“會上，大家一起喝了血酒，立下誓言，把阿郎強選為我們部落里的酋長。

“艾布月，我們侬人有一句話，貪吃的豺狼，不容易趕出山林。沒有多久，侬山外開來了好多漢人的官兵，一個個手持洋槍，多得象蝗蟲一樣，喊着要把侬人殺光。

“我們從來不怕張牙舞爪的黃狗，就跟他們搶奪每一座山嶺。黃狗象認識每條小道似的，常常打我們背後殺來，叫我們死了好多人。

“阿郎強和你阿爸帶着好幾百漢子，被圍困在一座山上，只要黃狗靠近山腳一步，就用石塊砸他們。那時，我也在山上，眼見人越來越少了，好不着急，可老珠米帶着的一批人，也不來救我們。三天過去了，我們吞不下這口氣，一勁兒沖下山去。幾百個人只沖出來十幾個，阿郎強跟你阿爸全給黃狗害了，我給抓去坐了幾年水牢。

“往後，一連是幾個荒年。為了養家，你阿媽借了老珠米半筐谷子，第二年還不起，便被老珠米拉去當了‘娃子’。他看到你阿媽年歲輕，長得好，老珠米起了黑心。你阿媽不從。正好這年寨子里死了几條牛，老珠米却說你阿媽是‘鬼人’，牛是給她害死的。你阿媽被戴上木枷，丟到深山里，活活喂了狼。她臨死之前，把你托付給窮鄉親們，直到我從虎口里逃出來，才見到你。孩子，你要記住，珠米和官家，害了我們一家……。”老人沒有說完，已經淚水縱橫，泣不成聲。

孩子偎在祖父怀里，好久才抬起头来，泪水扑簌簌落个不停。

沉默了一阵，孩子在地上把琴拾起来，塞到祖父的怀里。琴身已经发黑，上面有无数的伤痕，猛看好象已经腐朽了，仔细一瞧，乌黑色中透出日久抚摸的光亮，揣在怀中还颇为沉重。

老人把琴放在盘着的腿上，用长长的指甲拨着琴弦，一种低沉郁抑的声调，好象忧怨的泉水一般，从远远的山谷尽头流来。琴声一顿，他便唱起来：

人们唱歌是心里乐，
我侬低是吐愁吐怨才唱歌，
人们的日子有早晨，
我侬低人的日子啊，
尽是黑夜和黄昏。

也许是木琴雕得太空了，也许是琴弦太粗了，声音多么低沉！
听着这琴声，就好象晴天里盖满了乌云，连火堆也失去了温暖。

.....

有人问我侬低受了多少苦？
谁能告诉你，
去问那滚滚的江河吧，
问它卷走了我们多少血和泪。
有人问我侬低遭了多少难？
谁能告诉你，
去问那重迭的青山吧，

問它埋葬了多少仵伍人的白骨。

在粗獷、低沉的歌声后面，和着一个尖嫩細弱的嗓音。

夜更深了，琴声、歌声分外凄凉。饱食了的羊儿，不时地蠕动着身子，仿佛它們也因为这悲哀的歌声而睡不安稳。

祖孙两人面对篝火，边唱边流眼泪。歌子象是唱不完，眼泪也流不尽。

半夜里，突然来了一场狂风暴雨。

大雨过后，东面天空中一片紅光，把云层都照亮了。孩子揉着眼睛說：“爷爷，天要亮了！”

老人疑惑地說：“今儿天亮得这么早？！”他拉着孙子跑到林子边上，只見东面的一座山岭上，滿布着火堆，火光交映，把天空都照紅了。

老人眯着眼睛說：“围猎的不会出动得那么早，他們是誰呢？”火光似乎驅逐了寒意，老人挺了挺腰。

火堆越烧越旺，整个山谷都給映照得通紅。

二

临近黄昏，一支几十个人的民族工作队，进了仵伍山。

他們选择一个背风向阳的洼地，搭起了四五个帐篷。帐篷，在这个古老的山区來說，希罕而新鮮，就象一群刚从地里长出来的白色大蘑菇。

晚上，一堆堆的篝火熄灭了，經過长途跋涉，疲憊不堪的人們显得特別爱睡，連馬儿也停止了咀嚼草料，不时倒换着后腿，睡得十分香甜。

山区的气候，千变万化，反复无常。风雨說来就来，而且特別

狂暴，初来的人，一时摸不透作伕山的脾气。

半夜，忽然四周风呼雨啸，帐篷被鼓得一起一落，好象是惊涛骇浪中的一条小船。外面星月无光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閃閃的电光，把这块洼地和附近的山岭照得奇形怪状。

閃电中，雨霧滾滾，浓烟似的裹住了山头。作伕山变得神秘起来。作伕山呵作伕山，誰知道你在这个夜晚，要耍些什么花招！

“轟隆隆……轟隆隆……”，雷声好象要把山谷震翻过来。

在洼地东边远远的山沟中間，发出一片擂鼓般的洪水洑騰声。作伕山变得怒不可遏起来。营地四周，水声汨汨，一剎間淹到帐篷里面来了。

人們准备立刻轉移到附近的山岭上去。

大家忙着拆帐篷、搬物品、拽牲口……。风雨声、人的嚷叫声、雷声……，組成了一片奇异混乱的声浪。

“各組注意！帐篷等下拆，先把东西运出去！快！快！”在一片嘈杂混乱声中，冲出党委書記邢平蒼劲有力的声音。“你是第三組的吧！你光管自己做什么？！个人的背包由組里派人統一运，先去运公家的……。”

一个矮胖的人影結結巴巴地回答：“書記…这…这箱子……”

書記看到一匹白馬在打滑，顧不上回答，已冲过去帮着拽牲口去了。

“喂，那边不要挤！……讓牲口先上前！”他一面拽牲口，一面指揮大家。

响亮的声音透过风雨，把这个混乱的場面鎮定下来，人們开始有秩序地在山上山下反复地流动。在夜色中看来，就象几条小河在流着。

閃電中，照見書記淋濕的白髮，雨水正順着兩頰向下流淌。

後面沖上來一個青年人，關切地說：“書記，你這樣不行呀！”他親手把一件雨衣披到書記的肩上。

書記站住了：“張勇，我挺好。你看衛生所的人手太少，已經不頂事了，趕快去搬運藥品。”

黑暗中，叫張勇的這個青年人，似乎感到面前射來兩道嚴厲的目光，還想說什麼，“轟隆隆！……”一聲炸雷，把吐到口邊的話又堵回去了。

雷聲就象百十發炮彈在山谷裡爆炸，空氣中瀰漫着一股焦臭味，顯然雷電燒着了什麼。山坡上，到處雜亂地堆着剛剛搶運出來的東西，奔跑着渾身濕漉漉的牲口。不少人把被子打開，蓋在貨物上面，大聲喊叫着。這種氣氛真象在戰場上一樣。

洼地東邊的山溝中，山洪的呼嘯聲更响亮起來。

“山洪來了，山洪來了！”有人在喊。

人們都撤到山坡上。

“下面還有兩個馱子，裡面全是醫療器械，這怎麼辦？”一個焦急而蒼老的聲音。

“老醫生，你不能下去，山洪眼看就要下來了！”

書記站在不遠的地方，面臨着這樣的情況，臉孔異常嚴肅，思考着什麼。

“算了，來不及了！”那個光顧搬行李的矮胖子說。

“不要把人卷走了！”有人在書記的身邊，賭“參謀”一氣。

“誰說不能去！報告書記，讓我們去！”突然在書記面前出現了一高一矮兩個影子。

人們沒有來得及看清楚是誰，他們就同時跳上兩匹白馬，向洼地沖下去。